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夫道不欲多多則雜故名曰雜篇首言至人託之高深乃能自全次言至人內撻外撻之兩忘如水解而凍釋能知未始有物斯為知之至而移是不足言矣故必忘人而後可以為天人怒出於不怒為出於無為而後為聖人之道

老聃之役執弟子有庚桑楚者偏獨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

畏壘山名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者遠之左

之事楚者以經畫為知以慈柔為度皆去之遠之即絕仁棄知之意也擁腫之與居醜陋貌鞅掌

之為使鄙樸不修容儀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禹貢之邦也其民化楚之道無所事知而致力於

衣食所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楚

氣象不凡今吾日言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無旦夕之利却久遠之

謀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敬之如神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庚

牛集十一

明欲尊楚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介懷而不樂也弟子異之怪

也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

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楚之所以不釋然者以天道自

任也夫春生秋成天地有大美而不居吾聞至人與道為尸

居環堵周園小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至人情虛無為

百姓任天而行不知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

于賢人之間我其杓音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俎豆

字自尸祝上生來今畏壘之民相與尸祝社稷由我之莪莪有以自見而愧于至人多矣老聃之道絕仁棄知而不尚賢

我安能釋然于其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尺常尋之溝巨魚無所還音旋其

體而鯢音鯢鮪音鮪為之制步六尺仞七尺之邱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

夔音業狐為之祥地無小大皆有所尊也且夫尊賢授能先善

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堯舜大聖尚不能以

一人治天下而必假于賢能况畏壘乎夫庚桑子曰小子來

夫函音含車之獸介音戒獨行也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

魚音蕩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

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深居簡出自托于高深者物之所以自全

况全形之人而反不達此乎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

喻名見于世必害其身也堯舜二子指堯舜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鑿垣墻是雕牆也則渾朴

傷植蓬蒿則生類亂堯舜之遠於道也若此簡髮而櫛音節數米而炊喻其所為者鄙細而非大

道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一句道了下却解此舉賢則民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三堯一集十一

相軋音乙皆以賢相倚任知則民相盜皆以知相欺相奪之數物者不足以厚

民民之於利甚勤揣盡末世好利之民情下二句皆好利之流弊子有殺父臣有殺君

知有利不知有君父為人君者何樂以利而為民倡也正書為盜日中穴阮音裝吾語

女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其必有人

與人相食者也莊老尊無為賤有為舉賢任知未免有生利之萌芽故大亂之本兆于堯舜之時特隱而未見

耳後世奸臣賊子民盡不出南榮音疇正坐曰莊老之先見何過激之有哉

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托業以及此言邪德過堯舜而不為其無迹也至

矣我將何所托業而及無為之治耶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女音汝思慮

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體其受而不虧守其性而不離去其知識而不鑿積久而

純乃幾南榮越日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已也而盲者不能

於道

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

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今吾之形與人之形亦辟也

而物或聞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形相近也為物欲所聞則心相遠矣此其以心求心

而不能相得也越其有愧于踐形之學也乎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

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僅達下耳而未能渾化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

蜂小不能化藿蠟豆中青虫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越雞小而魯雞

大鵠亦鳥之大者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喻小不

大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奔蜂越雞喻已之才力尚小不

足以默化之也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越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

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卒 牛集十一

來之眾也道本一致越心懷三言而來紛亂之幾形于眉睫南

榮越懼音遠然顧其後不悟所謂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

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忘答失問乃迷能得大覺

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愚知

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

愁我已老子之道絕聖棄知絕仁棄義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

者越之所患也絕之不可不絕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

若眉睫音接目上毛也之間神人觀人之眉目便知其心吾因以得女矣得其情也今女

汝音汝又言而信之聞其言而益信眉睫之所為不爽若規規然失神貌若喪父母

失所揭竿而求諸海也言以短小之物而測深大之域汝亡人哉喪亡性情之人

惘乎心無所歸之貌女欲反女情性而無由人可憐哉欲見自然之道而不可得正所

謂貧人不知袖裏有牟尼珠也真可憐愍哉南榮越請入就舍假館而卒業名其所好

求其去其所惡離其所非十日自愁好惡交戰于中而不能決非人制我乃我之自困而自愁

也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言子洒濯身心未鬱鬱乎功夫還熟也未

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功夫純熟者愁無可愁安得有鬱

津津而自好且猶有惡也細密功夫尚有未到此南榮越之所以欲速而不逮也夫外獲音獲者不

可繁而捉持也將內捷音蹇者以皮束物制縛之意建者門牡

將把閉之於內內獲障也者不可繆綢繆也而捉束縛也將外捷制其內者

可把捉則將把閉之于外內外獲者其病若此耳目外也心術內也夫全形抱生者內忘其心術外遺其耳目若乃聲色

獲于外則心術必塞于內今外亂而思治內無定見也欲外惡獲于內則耳目必喪于外今內亂而思治外無定守也外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空 牛集十一

內獲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方制于內又束于外

有諸身者尚不能以自持况遵道而行者乎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

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能知以病為病者其病未甚也若越之聞大

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此病自十日自愁上得來喻已欲聞大道而不自知受病之處雖有所聞愈自

惑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此正佛經所謂願樂小法者不知衛生之經非道德不能也

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即道德經載魂魄抱一能不離也能無

卜筮而知吉凶乎即不出戶知天下能止乎能已乎知止知能

舍諸人而求諸已乎急于自治而能儻音蕭然乎無所能侗然乎足也

無所知也能兒子乎專氣致柔如嬰兒也兒子終日噪音號長而嗑音益不

嘎音夏聲和之至也終日握音卷手而不挽音藝手屈也其其德也

言人之手久握而不伸則伸時必有窒礙小兒則不然自然之性箇箇如此德之共也終日視而目不

瞋音瞬偏不在外也目動曰瞬精有所移曰偏小兒視而無行不

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言無心也與物委音威蛇音移而同其波波順而是無忤也

衛生之經已道德之厚比于赤子則衛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

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至人之德無能所去執着如上數箇能字

便有能所與執着矣人心湛然如水非有非無及為夫至人

者與人相與交食乎地人食而交樂乎天人樂亦樂不以人

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詭異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以有為為

應跡以無事為自然倏然而往倏然而來自適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

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空 牛集十一

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

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禍福生于失得人災由于愛惡今

無自而來即佛乘之所謂二乘做死心工夫者尚宇泰定者

發乎天光宇心宇也即天君也定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天光

人雖見其為人而已自同人有修者乃今有恒人有修此泰

者則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舍止也歸也不離人之所舍謂

之天民天民以其非人所得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天子以其繼

如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

乎其不能辯也知止乎其不能知至矣凡物之可以知知

辯而道不可以知知故學不能學行不能行辯不能辯精而

至于人所不能知則天也吾人當以所知養所不知故止其

所不能矣若有不卽是者天鈞敗之卽就也天鈞卽鴻鈞也不

知至矣天鈞必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將之

敗而棄之奉也言人備物以奉其身思慮豫防常恐有不測之事而若

是而萬也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非人之不足以滑音成不

可內音納於靈臺惡有自人召者未免為德之累君子當反之於

而以之入其心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

哉靈臺心也有持猶言有主而不知其所持則主而忘乎其為主不見其

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舍作每更為失君子修辭

言而有中今也不見其誠已而發但見每發而不當于事理

之情實則亦妄發而已使舍舊而圖新猶之可也今也業已

誤入不能舍舊從新又轉更轉失所謂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程疏三 三 牛集十一 上川八

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間音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

者然後能獨行明有人誅幽有鬼責其能逃乎則券內者行乎

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券內外即老子所謂左右契也藏券于

乎務外而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音人也

券內不求名而名自至惟庸有光所謂實大盛宏也若券外

則志于求人之費而已期費則賈人之事也盜誇之徒也

人見其跂音其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

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跂高而自立之

貴過人則以為魁然可尊而不知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

若愚不識不知是之謂與物窮者然虛則能容故物莫不入

焉萬物皆備於我矣若役役于物者苟且求得至于喪身而

不悔則身且不能容安能容人哉夫無容人之量者人將離

之故無親無親則與物睽絕而兵莫憚於志音鎮莫音鄒為下

盡人之類不能與之為徒矣

心之所謂情欲之攻慘于戈戟是也 寇莫大於陰陽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寇大賊也猶或可逃

乃生殺之機一或失節即善趨避者不能逃陰陽之寇于天

地之間非陰陽之賊我也乃吾心失養琢喪其精神始也水

火未濟而不能既濟究也日剝日消陽氣 道通其分也其成

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本

大通無分無成無毀無備而無不備何言乎通也猶百川之

通海山澤之通氣道通之也通乃無所不到之謂待分則有

偏有不偏矣通乃其起無首之謂見成則有完有未完矣通

乃其卒無尾之謂如毀則限于數而不能超乎數矣大凡力

量有不能到之處者不得不分力以備之待備而後精神貫

焉設備稍有不周則偏枯矣故君子惡分者惡備也非惡備

也惡其精神必待檢點而後周也若大道則自然 故出而不

貫通也既無分安有成毀乎又安見其備不備乎 故出而不

反見其鬼 人稟陰陽之氣以生是出也有先天真陽之氣一兩

每一年長一兩至十五年長十五兩合成一斤真陽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畜 牛集十一

之氣所謂純陽也及至情竇開而真陽耗于衽席之上矣故

奇男子不惜貲財訪仙師尋侶伴求一接命之術以反純陽

而出則陽神不知道者其真陽知出而不 出而得是謂得死滅

而有實鬼之一也 知道者既出于人世而得是反還元陽之道

得道者生無其生而滅無其滅無其滅歸 以有形者象無形

于虛苟滅而實歸于滅則人與鬼一矣 以有形者象無形

者而定矣 凡人心營營而不成毀而不見所以成毀者非有形

神還虛是以有形象無形也 出無本入無竅 出乃道之顯諸

必定能逃乎陰陽之外矣 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

本而道無本也入乃道之藏諸 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

用萬物之入有竅而道無竅也 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

本剽 剽與標同道本虛也虛能生實不可以方所求無處也 有

所出而無竅者有實 有出而無竅則人疑于虛而不知 有實而

無乎處者字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 上下四方曰宇果有處

所乎往古來今日宙果

始有終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

天門生死出入皆實有也而無形象之可見既云有矣天門者

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

一無有聖人藏乎是有不能為有必出于無有所謂無有則非無有

而無有一皆無之乃所謂無有也聖人有見乎此人法雙忘能所俱遺其藏神于是也而萬有之根基立又何有陰陽之

哉患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音乎至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

盡矣弗可以加矣未始有物即太易者未見氣也安得有物乎語至于無物更無有出其上者弗可以加矣

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次焉者有

物即太始有形之始也有形則有生死出亡在外曰喪歸根復命曰反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

生生俄而死以無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屍音翹尾也喻物之終也孰知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奎 牛集十一 上廿

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又其次曰有生則有我矣雖知有我矣雖

而守之知其分而又知其不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

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三者指無為首生為體死為屍是三者雖次第不同而皆未離于宗

譬則楚之公族昭氏也景氏也以人所推戴而著也甲氏也以有封邑而著也三氏雖分本之則一公族而已非一也而

亦何嘗有生賦音也披然曰移是釜底烟氣所凝聚曰賦猶不一哉

賦披而去之曰移是與人之氣散而死換屋移居者何異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

知者也移是之說釋氏以為奪胎投舍立門以為拋身入身總之皆換屋移居也人所不當言雖然此亦大槩道理耳

然而有可知者亦臚音者之有臚音皮牛臚音該牛可散而

不可散也移是有可知不可譬如臚祭之有臚臚有觀室者

周也於寢廟又適也往其偃息之所焉為是舉移是又譬如觀室者

起敬而生移其祖考于是之心觀偃所則弛然起忘請嘗言

而生移其晦忘于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定者也

出干有知因以相乘而是非因以己為質使人以為己節因

以死償節不知道者認虛為實因以名質為己之體質使人以

悟亦甘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

移是今之人也徹以用不用分知愚常情也徹者明也人以己為

不用故為辱此今人之移是是蜩與鸞學鳩同於同也鸞與

乃同一見喻其所見之小而我見又與躐音碾市人之足則

辭謝也放驚音敖兄則以嫗音大親母指父則已矣必以放傲自責

而辭謝之恐其怒也兄踏弟足則以氣嘘嫗拊之而已無容

謝也若父母而踏子之足則併嫗拊而忘之親之至自相孚

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

金礙兄辭謝禮也禮以飾偽者若至禮則無人已之分忘其揖

容謀度至仁則不見相愛之迹至信徹徹乃透徹之徹志之

勃解心之謬與繆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與謬皆德之累道之塞

也苦于不自知耳人能透徹其志之勃解悟悟富貴顯嚴名利

六者勃志也誘則吾之志道德奪于外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

也六者綢繆盤結不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德者渾淪不

則竅鑿矣故累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道以通于一為

能為累為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

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去此四者之六害不以蕩其心則適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奕

牛集十一

奪之故靜靜則定而慧生矣故明明則表裏瑩然道者德之渣滓渾化故虛虛則恬淡寂寞無為而無不為也

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

之失陸西星曰天下莫不尊道而貴德故道者為德之欽降本流末人物乃生生則品物咸章而光輝發越矣故生為德

之光有生者有生者故性為生之質率性而動則百為出焉故性動為為夫為而根于性雖為而實無為也加之以人為則偽偽則失失即老子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失道失德失仁失義之失

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

相順也天下有有知有不知智者之所知與接為構日以心關其所能者謨謀也不若其所不知渾然無我如赤子之

睨視無分別見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故不動則已動皆我德性之作用以我自然之知而治人穿鑿之知似與人不合而實良藥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

而利于行于名則相反于實為順道也**聿工乎中微而拙乎**

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偃音乎人者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程疏三 卷 牛集十一 上八

唯全人能之其善也善中則善取譽聖人不能逃名猶是也任其自然天也有心為之人也工于天即拙于人矣

全人即至人非此**唯蟲能蟲唯蟲能天**蟲有四部人為毛蟲人不能天人兩工

龍為鱗蟲之長龜為介蟲之長能蟲者各盡其蟲之所當然也能天者名為四部蟲而實天使其然故毛羽鱗介四蟲皆不能離乎天也四蟲之中較

重毛蟲故下文曰全人惡天**全人惡天**全人者盡人之技巧惡天者惡天也

無全功也**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然誰敢惡天人之天未免

貪天功以為己力君子猶惡之而况吾一**雀適聿聿必得之**而敢干盜天工以為人力而不惡之乎

威也雀亦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音人籠伊

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

得者無有也昇以威力得雀湯與穆公以霸王之業得伊尹百

介者元足**人侈**音畫外非譽也胥靡刑徒**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畫華服也侈者棄意介者以外毀譽猶能去華服而夫復音

弗服胥靡以遺死生猶能登高而不懼况忘人者乎

謂同不餽也贈送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夫不能忘情于

不饒而忘人則無人之情矣有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

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

則為出於無為矣無怒與天為一矣然非無喜無怒也怒而不

怒是其怒者本自不怒非有心之怒也見至欲靜則平氣欲

神則順心即調氣也調氣此二句乃道學入門之要緊工夫平氣

本性原好靜常動則逆其心而神亦不甯惟順守其有為也

心使常在腔子裏而不以接構滑之自所存者神矣緣于不得已而應

之而出為於無為也不得已者目然也聖人之道類是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矣 牛集十一

復圭子曰絕聖棄知絕仁棄義思欲返仁義而遊道德為無

為之學乃太上之教也庚桑楚獨得其道居畏壘之山不與

仁知者為伍即絕聖棄知之意也以其道少試於畏壘使畏

壘大穰可也使畏壘之民疑其為聖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不

可也故南面而不釋然獨不觀於天乎春氣至而百草生秋

氣至而萬寶成天何意生成哉不過行其大道而已矣夫至

人亦猶天也不出環堵一室而百姓自化不知有至人也今

庚桑楚猶使畏壘之民欲俎豆彼於賢人之間有為也而非

無為也渺乎小矣不為杓之人即與絕仁棄義之道異矣所

以不能釋然于老氏之言也胡南榮越止知巨魚之不可脫

於淵巨獸之不可離於山堯舜不能廢尊賢使能以利天下而不知函車之獸介而離山豈惟無所隱其軀且有罔罟之患矣吞舟之魚蕩而失水豈惟鯢鱒爲之制卽螻蟻能苦之矣故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於深渺也亦猶鳥獸之不厭高魚鼈之不厭深而已矣堯舜之道而猶未至不足以稱揚也恐令後世之人必生穿鑿之事而長蓬蒿之見何異於簡髮而櫛數米而炊安足以濟世哉夫堯舜之所推重者賢知也舉賢則民以賢相尙而彼此分任知則民以知相角而盜賊起此二者非以厚民乃教民之知有利也况民之好利本自甚勤利端一開將來必有弑父弑君之禍正晝爲盜之事人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堯

牛集十一
X 11 11

與人相食之慘未必不自堯舜生之也南榮趯欲托業以及無爲之治必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而後可胡爲以目耳與盲聾者比見聞以心形與狂者比得失不能踐形盡性而欲聞道耶故庚桑子曰子亦知物化乎夫奔蜂與越雞物小且不可以化大况吾之才小安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趯至老子之所神人見人不但見其貌而直見其心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眾也其所以提撕之者至矣南榮趯懼然顧後尙不知其所謂也致疑於知愚之間而不能棄知也致疑於仁不仁之間而不能絕仁也致疑於義不義之間而不能棄義也胸中紛紛而未決果偕來者之眾也

老子曰向吾已見若於眉睫之間奚必汝之言而後得其情哉世之亡人未有不思反今汝亡性情欲反而無由入吾甚爲子憐也南榮越於是召好去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子亦洗濯而心乎夫洗心者無鬱亦無惡子猶未免有惡也外爲聲色所躩而不能屏思欲杜之於內內爲欲惡所躩而不能塞思欲制之于外外內交躩有道德者尙亦不堪况子方倣道而行乎南榮越曰人苦於不自知耳里人有病而以病爲病猶未甚病也今越不敏欲聞大道譬如飲藥者前病未去而新病復生越不願聞也惟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子能載魂魄抱一而無離乎能未卜先知而誠精故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七

牛集十一
八上上

明乎能知止不辱知足不殆乎能舍人求己脩然無累侗然無知乎全生莫如嬰兒故衛生者其能不失兒子之故物乎則長生矣何以明其然也兒子終日噪與人同而彼獨咽不啞其和至也終日握與人同而彼獨指不屈其德共也終日視與人同而彼獨目不瞬神不在外也行行止止而無意必可方可圓而無固我衛生孰有過於此哉若而人也昔爲物欲所蔽如水凍爲冰今甫頓悟所謂冰解凍釋者德猶未至也夫至人者外內無躩亦無外內撻豈直與人同食地之毛同爲普天之樂而已哉夫虛中無物不有亦無利害怪異能攫其所有以有爲爲應跡以無事爲自然其往無執着其來

無能所是爲衛生之經已如求其至惟爲見時行動任天身
槁木而心死灰不知有禍福故禍福亦不及若非兒子須定
能生慧慧則人貌而天行天則可久而有恒人歸之天與之
窮而在下謂之天民達而在上謂之天子人之所能學能行
能辯者人也所不能學不能行不能辯者天也故必以知養
其所不知而後爲至矣彼有內外交盡其備藏彼此敬謹而
無失猶有不調于眾心者天也非人也何足以累吾德而納
于靈臺哉夫靈臺也者操之則存又必操而忘其操然後反
身而誠不誠則言行皆妄雖欲寡過其道無由矣故必明無
人非幽無鬼責者然後能獨往獨來譬之於券藏之於內者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二

圭

牛集十一
×七十三

雖無名而充實自有光輝藏之于外者志在于廣費第爲賈
人之事已耳孰知中無一物何其窮也天下惟無物者爲能
物物故物莫不入焉彼有苟且而役役於物者身親交喪人
物兩失君子不可不慎立志也不觀兵刃之下所殺能幾人
若以計攻則屠戮之慘甚于鑊錣况又有以學術殺人者其
流毒尤無窮也此小寇也知幾者猶能避之寇莫大於陰陽
無常日到而智巧窮安能逃于天地之間非陰陽之能賊人
也夫人之心有生殺之權能殺人者亦能自殺非殺之于名
利飲食之間卽殺之于衽席之上胡不捐人間之財以求長
生之藥轉殺機爲生機以跳出陰陽之外而反坐待陰陽之

也哀哉豈知道無成毀而分則成毀矣道無備無不備而分則有備有不備矣人又何必於求備哉若而人也止知求備於外而不知求備於內一身之元陽琢喪殆盡既已出矣猶愛貲財而不思訪道友以反還元陽甘與鬼爲鄰而不悔也不知出而得反還之道者死而不死謂之得死滅而實歸於滅者卽是鬼道矣何也天下未有有形者而不歸於無形者此一定之理若道則不然萬物之出機本於道而道之出豈有本乎萬物之入機入於道而道之入豈有竅乎出則實矣然而無處所則又虛虛則循環不窮而無本標第上下四方曰宇果有處所乎往古來今日宙果有終始乎天門恢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三

牛集十一
八十二

恢有影無形萬物生死出入所不能逃非無非有所謂無有也况并其無有而亦無之乃聖人藏神之所而陶鑄乎陰陽者此古人之知必爲未始有物之先而爲知之至也若其次有物則有生死生果爲喪亡而死果爲返真乎未免有生死之分已又其次認無爲首生爲體死爲卒渾有無生死而一之者乃爲吾友也此三者有首體屍之異譬乎楚之公族分之爲三而實則不一而一也人以一氣凝聚而生何異釜底之烟凝結而爲黠俄然披去之其名曰移是知道者以爲換屋移居然有可知者亦有不可知者釋氏之奪胎投舍玄門之拋身入身皆本乎此譬如臘祭之有脆胾此不可散之

於俎豆者亦有可散之於俎豆者以不可知而并疑其所可知是因其不可散而槩疑其可散者也又譬如觀室者觀寢廟則起敬而生移祖考於是之心觀偃所則起怠而生移晦息於是之心皆移易之不可不知者也况冥冥之中昭昭之上豈無主宰乎移是者其說以生爲本人咸知師知就是而避非徇名求實而死節移愚爲知移辱爲名此今人之移是也何異蝟同鸞鳩之見也譬如無心而蹶人之足者疏則必謝而親漸亡者禮可加于疏而不必加于親也故曰至禮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總之皆道德也人能徹志勃而解心謬則德之累去而道之塞通矣君子不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卷

牛集十一
卷之三

見可欲則志不亂不爲誘所惑則心不迷不爲情所牽則德不損不爲才所使則道不壅而胸中正矣正生靜生明生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道尊則德貴生茂則德輝性附於生而彰於爲爲而僞則性失是純任知謀與接爲構矣若德性之知則動而無動耳目悉化而爲精神弄工乎中微其可能者人也拙乎使人無已譽其不可能者天也聖人則不然工乎天而拙乎人全人非惡天也惡人之天開而賊生豈肯以吾之天而加人乎羿之威能加乎雀湯與秦穆公能以霸王而籠伊尹百里奚安能籠心中一無所好之人哉介者以外毀譽而去華服胥靡以遺死生而忘臨高況忘人者而不爲

天人乎天下惟無喜無怒者爲能同乎天和亦惟怒而不怒者爲而同歸於無爲若而人也談何容易欲靜莫先於平氣氣平則無所不平矣欲神莫始於順心心順則無所不順矣欲有爲而恰當莫如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自然合乎聖人之道矣矣止衛生之經而已哉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古

牛集十一
一川